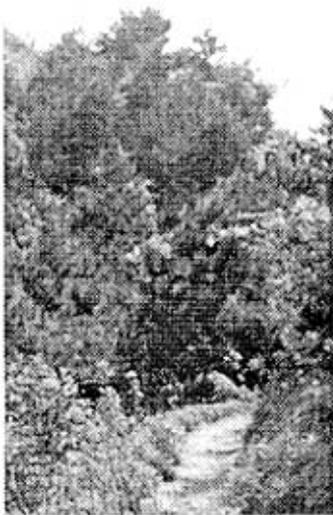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西学”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以不同的涵义，但所有理解中最基本也是共同的一点是：西学指来自西方的文化体系。从历史来看，西学东来和东学西去与基督教的传入有莫大的关系，但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它们的传入对中国形成的影响都不及晚清 19 世纪的基督新教。新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刊物，印刷书籍，兴办学堂，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中国，部分传教士还直接参与政治外交活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 ~ 1837, 此后简称《东西洋考》)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 1803 ~ 1851)在广州创办的一份中文期刊。《东西史记和合》是《东西洋考》的一个小栏目，相当于现在期刊中的连载。至于《东西史记和合》的作者，《东西洋考》并未刊出。据熊月之言：“《东西史记和合》，麦都思编，1829 年在巴达维亚出版，共 40 页，这是本东西历史对照的小书，书中并列两栏，一栏中国，一栏欧洲，对东西历史上重大的文明创造、历史事件相比较。”《东西洋考》中的《东西史记和合》在排版方式上与麦书相合，内容相近，又刚好是 40 页(不含重出)，因此

# 从《东西史记和合》 看晚清基督新教传入

□ 朱丹琼 王建宏



《东西洋考》的作者当是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而不是《东西洋考》的编纂者郭实腊。

麦都思，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最早来华传教士之一。1817 年继马里逊(Robert Morrison)、米伶(William Milne)之后在马六甲管理伦敦会设立的印刷馆，后来转赴槟榔屿和巴达维亚，在华侨中传教。1835 年抵上海。1843 年上海开放为商埠后在该地定居下来，并在那儿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清人王韬“欲窥其象纬车图之学，遂往适馆授书”。当时书馆所印书籍主要是宗教书，但也有一部分科技书籍。1848 年，因与雒魏林和慕维廉二人违反上海开埠规定，引发青浦教案。1857 年回国，旋即病死于英国。麦都思中文造诣颇深，著作极多，有 59 种中文著作。其他如马来文有 6 种，英文有 27 种。《东西史记和合》是其来华之前的早期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暗示了他们的来华动机。

从内容来看，《东西史记和合》的作者希望通过“和合”达成两种愿望。其一，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华夷之见，为向他们表示西方也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借此将自己正名为“远

客”、“西洋”、“外国的人”等；其二，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另一项任务，即传播基督的福音，向中国人证明“上帝之统辖包谱天下，犹太阳发光宇宙一然”（四上）。那么，“正名”须从自身出发，证明自己并非“残虐性情之民”（二三上），而是和中国人一样，具有“君臣父子之伦”、“仁义礼智之性”（三三下）；“传教”便从历史出发，将《圣经》引入西方历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历史从亚大麦（Adam）开始，而与之对应东方历史也只能从传说中的盘古开辟天地开始。

深谙中国文化的麦都思知道，直接向中国知识分子布道、传播福音，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文化障碍，那便是自孔子创立以后在中国发展演变了两千多年以至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体系。为了有效地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唯一的方法是和合耶儒，而这种和合又只停留在表面，并未如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那样进行深刻的哲学探讨，也就是说基督的本质没变，只是着了儒服。现在从《东西史记和合》中举几类加以分析。

为附和儒家人性论中性本善的观点，麦都思写道：“亚大麦，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是亚大麦性乃本善，惟有恶鬼现如蛇样，以罪诱惑。故人性变恶，

陷于艰苦也”（一四下下）。从《圣经》创世纪（Genesis）中看，根本无人性的概念，而涉及到人性的问题时，耶和華上帝在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之前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性本善”与“本是尘土”的差别在《东西史记和合》中消失，而统一于“亚大麦性乃本善”。此其一。

又如儒家文化中带有浓厚宗教气息的天人感应思想在《东西史记和合》与基督天谴观念联系在一起。譬如，关于摩西（Moses），麦都思写道：“摩西在外地，牧羊时，听神之声，由火中出命去以比多救民。故摩西用神之能，以十灾祸，罚那恶主。救民出”（三五上下），以至于“摩西带民出去，王怒追之，迫在海岸，神助摩西海中开路，民过平安，惟一至比多人追赶，皆溺于海水矣”（三五上下）。从这些文字来看，埃及人受罚是因为作恶。而在《圣经》出埃及记（Exodus）中，耶和華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据《圣经》

原义理解，上帝惩罚埃及人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民所做的恶，而以色列人得救，并非他们行善，而是因为他们他们是上帝的民。

虽然麦都思将儒家思想纳入基督的体系，但他并未改变基督的神学本质。它的基本神学信条，如上帝至高无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信仰原祖原罪和基督救赎等思想在西方历史中已展露无遗。而灵魂不灭的思想在《东西史记和合》中虽没有充分体现，但在《东西史记和合》之前的论中，有“人成位乎中天地，神天以正理降之，以正气赐之，人至大至刚，足以经纬天地，惜哉其无也，却其灵魂其魄气，由天而来，于天而归”（八五上）的说法，用意实在太明显了。

即使如此，为确证上帝的至高无上，麦都思还对西来的佛教加以贬斥。他写道“（汉）明帝闻西域有神，因遣使之天竺国，求其道，得其书，及师传以来。使至西方，逢遇沙门，示以佛法，诱惑愚俗，于是中国始得其术，图其形象，而王公贵人最好尚之。然佛氏所言，真所谓大乱之道，在三代圣王所必诛而无赦者也。明帝，为人之父而崇无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臣之人，以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岂非明教之罪人哉”（八七上上）。将佛教斥为“大乱之道”外，麦都思还认为佛教原出耶

稣,他写道“早耶稣道人天竺国,被该处人错听乱传,真假相参,弄出佛教来”(八七上下)。佛教传入中国,经历长期的发展,虽然早已本土化,但此时麦都思用儒家纲常理论斥责佛教为“无父之教”,佛教徒为“不臣之人”,实在大合当时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东西史记和合》来看,1842年以前以马里逊、米怜、麦都思、郭实腊为代表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传播西学时,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平等和正常的。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当时的社会情况决定的。1842年以前的中国政府,对鸦片以及与其关联甚大的“痍人”和基督教,都是坚决抵制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实腊住宅被查,查处书籍六箱,其中五箱中文书籍“系天主邪说,妄诞不经”,一箱夷书“不能辨识,卷首有汉字序文目录各一页,亦系天主教邪说”。基于这种形势,传教士们便只能附和儒家思想。

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被和合,自有其因历史形成的外在条件和思想上内在的暗合。自明万历时期的天主教士利马窦开始,中国的文化典籍已开始被翻译西传。17~18世纪,《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等在欧洲巴黎等地被再度翻译。正是东学的西传使

得传教士以“实学为之媒介”,那么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戈公振的评价较为公允。一方面,这些报刊使“中西文化融合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举”,也正是这种开创,才出现后来的“慕维廉、百治文之地志,艾约瑟之重学,伟烈亚力之天算,合信氏之医学,玛高温之电气学”,竞美一时。尽管这些自然科学知识非常粗浅,但他们的确使中国人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宇宙和自然。另一方面,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惜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一致为其国家出力”,“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危害我国实大”。确实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来华新教传教士大多参预政治活动。郭实腊、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都领取英国政府年俸担任翻译,他俩直接参加《南京条约》的签定现场。与天主教的传教士相比,新教传教士们对政治的责任心更强烈。正如王韬所言:“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宗教徒直接积极地投身现实的政治外交活动,本属比较奇异的现象,但对于新教徒而言,却又似乎情有可原。正如韦伯所言,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道

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

可惜的是,由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的失败及其后清政府忍辱求和签定的条约,将这种平等马上打断。《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使传教士们大批涌往通商口岸。至此,“基督教的传教士马上改变了明清时期的谦恭卑微的姿态,跟随着商船和军舰昂首阔步来到中国”。也从这时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的传播过程中才开始加以选择和利用,李善兰、郭嵩焘、王韬等人则成了其中的佼佼者,而此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都是知识分子参与西学传入的一种体现。

西学的传入极大地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文化进程,甚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或者20世纪上半叶主宰中国思想界的唯科学主义,都可说是这种影响的一种延续。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写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基督教新教的来华传教士们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同时他们的历史功绩又是不容忽略的,如今看来,是非功过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封闭的格局给文化导致的后果不是被外来文化吞噬,便是在长久的无声的厮杀后得到重生。新教传教士司徒雷登的离华或许便是那重生的征兆吧!

# 从《东西史记和合》看晚清基督新教传入

作者: [朱丹琼](#), [王建宏](#)  
作者单位:  
刊名: [华夏文化](#)  
英文刊名: [CHINESE CULTURE](#)  
年, 卷(期): 2002, ""(2)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xwh200202013.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xwh20020201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760a814-7322-4a1e-9a84-9e4d008fc21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